

清·沈德潛編

朱太忙注釋

詳註古詩源

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

序

詩至有唐爲極盛，然詩之盛，非詩之源也。今夫觀水者，至觀海止矣。然由海而溯之，近於海爲九河，其上爲泇水，爲孟津，又其上由積石以至岷崙之源。記曰：「祭川者先河後海，重其源也。」唐以前之詩，岷崙以降之水也。漢京魏氏，去風雅未遠，無異辭矣。卽齊梁之綺縟，陳隋之輕豔，風標品格，未必不遜於唐；然緣此遂謂非唐詩所由出，將四海之水，非孟津以下所由注，有是理哉？有明之初，承宋元遺習，自李獻吉以唐詩振天下靡然從風，前後七子，互相羽翼，彬彬稱盛；然其敝也，株守太過，冠裳土偶，學者咎之。由守乎唐而不能上窮其源，故分門立戶者，得從而爲之辭，則唐詩者，宋元之上流，而古詩又唐人之發源也。予前與樹滋陳子輯唐詩成帙，窺其盛矣。茲復溯隋陳而上，極乎黃軒，凡三百篇，楚騷而外，自郊廟樂章，訖童謠里諺，無不備采，書成得一十四卷，不敢謂已盡古詩，繼古詩之雅者，略盡於此，凡爲學詩者，導之源也。昔河汾王氏刪漢魏以下詩，繼孔子三百篇後，謂之續經，天下後世，羣起攻之，曰：「僭。」夫王氏之僭，以

其擬聖人之經，非謂其錄刪後詩也。使誤用其說，謂漢魏以下，學者不當蒐輯，是懲熱羹而吹鼈，見人噎而廢食，其亦翦翦拘拘之見爾矣。予之成是編也，於古逸存其概，於漢京得其詳，於魏晉獵其華，而亦不廢夫宋齊後之作者。旣以編詩，亦以論世，使覽者窮本知變，以漸窺風雅之遺意，猶觀海者由逆河上之，以溯崑崙之源，於詩教未必無少助也。夫康熙己亥夏五，長洲沈德潛書於南徐之見山樓。

例言

康衢擊壤，肇開聲詩，上自陶唐，下暨秦代，韻語可采者，或取正史，或裁諸子，雜錄古逸，冠於漢京，窮詩之源也。詩紀備詳，茲擇其尤雅者。

風騷既息，漢人代興，五言爲標準矣。就五言中較然兩體，蘇李贈答，無名氏十九首，古詩體也。廬江小吏妻，羽林郎，陌上桑之類，樂府體也。昭明獨尙雅音，略於樂府，然措詞敘事，樂府爲長，茲特補昭明選未及，後之作者，知所區別焉。

安世房中歌，詩中之雅也。漢武郊祀等歌，詩中之頌也。廬江小吏妻，羽林郎，陌上桑等篇，詩中之國風也。樂府中亦具三體，當分別觀之。

曹子建云：「漢曲訛不可辨，」魏人且然，況今日耶？凡不能句讀，及無韻不成誦者，均不錄。

蘇李以後，陳思繼起，父兄多才，渠尤獨步，故應爲一大宗；鄴下諸子，各自成家，未能方埒也。嗣宗觸緒興懷，無端哀樂，當塗之世，又成別調矣。

壯武之世，茂先休矣，莫能軒輊，二陸潘張，亦稱魯衛。太沖拔出於衆流之中，丰骨峻上，盡掩諸家，鍾記室季孟於潘陸之間，非篤論也。後此越石景純，聯鑣接軫，過江末季，挺生陶公，無意爲詩，斯臻至詣，不第於典午，中屈一指云。

詩至於宋，體製漸變，聲色大開，康樂神工默運，明遠廉儔無前，允稱二妙。延年聲價雖高，雕鏤太甚，未宜鼎足矣。齊人寥寥，玄暉歎有一代，元長以下，無能爲役。

蕭梁之代，風格日卑，隱侯短章，猶存古體，文通仲言，辭藻斐然，雖非出羣之雄，亦稱一時作者。陳之視梁，抑又降焉，子堅孝穆，並以總持，略其體裁，專求名句，所云差強人意者耶？

梁時橫吹曲，武人之詞居多，北音鏗鏘，鉦鐃競奏；企喻歌折楊柳歌詞木蘭詩等篇，猶漢魏人遺響也。北齊敕勒歌，亦復相似。

北朝詞人，時流清響，庾子山才華富有，悲感之篇，常見風骨，所長不專在造句也。徐庾竝名，恐孝穆華詞，瞠乎其後。

隋煬帝豔情篇什，同符后主，而邊塞諸作，矯然獨異，風氣將轉之候也。

楊處道清思健筆，詞氣蒼然；後此射洪曲江，起衰中立，此爲之勝廣矣。

漢武立樂府，采歌謠，郭茂倩編樂府詩集，雜謠歌詞，亦俱收錄，謂觀此可以知治忽，驗盛衰也。愚於各代詩人後，嗣以歌謠，猶前人志云。

漢以前歌詞，後人擬作甚夥，如夏禹玉牒詞，漢武帝落葉哀蟬曲類是也。詞旨可取，不妨並登，真僞自可存而不論。然如皇娥白帝歌，事近於誣，虞姬答歌，蘇武妻答詩，詞近於時，類此者不敢從俗采入。

詩非談理，亦烏可悖理也？仲長統述志云：「畔散五經，滅棄風雅，放恣不可問矣！」類此者概所屏却。

晉人子夜歌，齊梁人讀曲等歌，俚語俱趣，拙語俱巧，自是詩中別調；然雅音既遠，鄭衛雜興，君子弗尚也。愚於唐詩選本中，不收西崑香奩諸體，亦是此意。

新城王尚書向有古詩選本，抒文載實，極工裁擇。因五言七言分立界限，故三四言及長短雜句，均在屏却；茲特采錄各體，補所未備。又王選五言，兼取唐人七言下及元代；茲從陶唐氏起，南北朝止，探其源，不暇沿其流也。

詩之爲用甚廣，范宣討貳，爰賦標梅，宗國無鳩，乃歌圻父，斷章取義，原無達詁也。箋釋評點，俱可無庸，爲學人啓途徑，未能免俗耳。

書中徵引，宜錄全文，緣疏通大義，匪同箋註，凡經史子集，時從刪節，近於因陋就簡，識者諒諸。

德潛學識淺尠，於刪詩緝頌，略無所得。此書援據典實，通達奧義，得三益之功居多，參訂姓氏，詳列於簡。

歸愚沈德潛識。

參訂姓氏

尤 珍謹庸長洲

楊 賓可師山陰

顧嗣立俠君長洲

魏荔彤念庭柏鄉

侯銓 秉衡嘉定

沈起元子大太倉

顧紹敏嗣宗長洲

朱弈恂恭季長洲

張 畹遜九吳縣

周永銓昇逸長洲

尤 怡在京吳縣

施何牧贊虞崇明

計 默希深吳江

杜 詔紫綸無錫

王汝驤雲衢金壇

陳祖范亦韓常熟

張錫祚永夫吳縣

許廷鏐子遜長洲

劉 震東郊吳縣

張 鈇少弋吳縣

李 果客山長洲

周 遠少逸吳縣

王材任子重黃岡

沈用濟方舟錢唐

李 崧靜山無錫

方 還冀朔番禺

陳培脈樹滋長洲

徐 夔龍友長洲

孫 謨丕文江寧

謝方連皆人宜興

方 朝東華番禺

汪 琇西京常熟

毛樹杞遇汲吳縣

周 準欽萊長洲

鄭思用元稹吳縣

王之醇鶴書崑山

翁玉行靜子江陰

汪 銓上衡新安

彭啓豐翰文長洲

朱玉蛟雲友長洲

顧詒祿祿百長洲

江向燁青麓長洲

陸世懋向直太倉

沈 振超亭長洲

朱受新念祖吳縣

門人

洪 鈞鳴佩寧國

尤秉元昭嗣長洲

滑士麟苑祥太倉

蔣 敦仁安長洲

陳 魁經邦長洲

盧駿聲景程吳縣

俞元珏章成長洲

方外

震濟湘林

岑霽樾亭

德亮雪牀

序

清康熙時，沈歸愚先生所選古詩源一書，風行已久，爲學詩者不可不讀之書也。顧今之研習韻語者，率類知讀唐詩三百首爲多，而讀古詩源反少，何也？良以古詩源文義艱深，世無箋釋，領悟無從，而唐詩三百首既有注疏，文義又淺顯易曉，宜爲世俗所樂閱，人手一編矣。大達圖書供應社爲供應起見，有鑒於此，特延予爲之增益詳注，嘉惠初學。予何人斯？其敢注此書也哉？例言云：『此書援據典實，通達奧義，得三益之功居多。』以沈氏之學力，尙藉他山之助，參訂姓氏，至五十餘人之多，蓋輯注古詩，如此其審慎，如此其不易也！近有老殘遊記及世之妄庸子，乃瞢瞢然從而訾議之，謂樂府歌謠，不應雜列，以爲沈氏病。予不覺啞然笑曰：『此不識源字者也。』先生之序曰：『非詩之源也，重其源也，導之源也。』若必類而列之，是詩之類也，非詩之源也；是重其類也，非重其源也；是導之類也，非導之源也。則書名當改曰古詩類，閨秀方外之作，亦當一一分列乎？不知古人學識，十百倍於今人，豈創造一書，編纂體要，反懵然不知，遠

出於今人之下，吾恐其必不然矣！原古人學問，非無可指摘處，要當在彼而不在此；若以此求之，反爲所笑，豈能折服於人乎？例言云：『詩之爲用甚廣，斷章取義，原無達詁，箋釋評點，俱可無庸，爲學人啓途徑，未能免俗耳。』詩不必注，而古詩尤不易註，書中與義，沈氏早已箋釋，予故一仍原本，擇其所未註者，參校文選等書，增解以附其後，務使初學閱之，益加明瞭，無復遺憾。雖譾陋如予，尙未克完善，或不免偶有紕繆，蓋世已無第二詳註本，十得其八九，要自有所根據，非敢少出杜撰也。王漁洋向有古詩選，裁擇雖工，各體未備，沈實補其缺漏，最爲精詳，故爲後學所需，行世之廣，不可同日而語。明人株守唐詩，不能上窮其源，識者陋之！予竊願熟諷唐詩三百首之青年，尤不可不一讀予所註之古詩源，勿蹈明人之陋，幸甚！設有方聞篤古，好學深思之士，肯惠然匡予之不逮者，則尤企甚焉！予又竊怪歸愚選唐詩，不錄西峴香奩諸體，而此編獨采及胡太后楊白花之豔詞，忍俊不禁，抑何嚴於鬚眉而寬於巾幗耶？客歲五月間，始從事於此，至十二月而脫稿，今秋方獲出版，歷時一載餘，原書訛字，都已勘正，吾力雖勤，吾志未畢。所謂觀水者，觀止於海，以至上探夫崑崙之源，而近於海之九河，又其上之澤。

水孟津，何能一時窮覽而盡之耶？苟再有所得，尙擬一一筆而數之，以究其蘊；唯是未能免俗之事，魚筌之劬，若以爲一種著述，陋可嗤矣！袁子才云：『詩雖小技，然必童而習之，入手先從漢魏六朝，下至三唐兩宋，自然源流各得，脈絡分明。』予之勸人讀古詩源者，亦欲使人知其脈絡源流，猶觀海者，無忘崑崙之源，與沈袁二老之意正同。

民國廿三年七月中澣南匯朱太忙謹序

新式標點詳註
古詩源 卷上

古逸

擊壤歌

帝王世紀帝堯之世，天下太和，百姓無事，有老人擊壤而歌。

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；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于我何有哉？

帝堯以前，近於荒渺，雖有蟲豸，亦非二歌，係王嘉偽撰，其事近誣，

故以擊壤歌爲始。

壤音壤，古遊戲之具。困學紀聞引周處風土記：壤以木爲之，前廣後銳，長尺三寸，其形如履。先倒一壤於地，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，中者爲上。（亦見三才圖會。）太忙案：隨園不以此說爲然，其詩話云：「不知堯之時，安得有木壤果有之，又何得歷夏商周而不一見於詠樂耶？要知周處風土記亦宋人僞作。」

康衢歌

列子：帝治天下五十年，不知天下治與不治與？億兆頌戴已興？乃微服遊於康衢，聞兒童謠云：

立我蒸民，莫匪爾極；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

蒸，衆也。極，中也。首二句，見詩周頌思文篇，言衆民無不於爾得其中正也。

伊耆氏蜡辭

禮記郊特牲云：伊耆氏始爲蜡，蜡者索也；歲十二月，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。祝辭曰：

土反其宅，水歸其壑；昆蟲毋作，草木歸其澤。末句言草木歸根於數澤，不生于耕稼之土也。

堯戒

淮南子人附訓

戰戰慄慄，日謹一日；人莫躋于山，而躋于垤。大聖人憂勤惕厲語。

戰戰，懼也。慄慄，竦縮也。躋音致，跽也。垤音迭，蟻封也。

卿雲歌

尙書大傳舜將禪禹，於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，帝倡之，八伯咸稽首而和，帝乃載歌。

卿雲爛兮！

糾同

縵縵兮！日月光華，旦復旦兮！

旦復旦，隱寓禪代之旨。

卿音慶，史記天官書若烟非烟，若雲非雲，郁郁紛紛，蕭索輪囷，是謂卿雲，見喜氣也。

糾同糾，聚也。

縵

八伯歌

明明上天，爛然星陳；日月光華，弘于一人。

八伯，主八州之長官也。弘，大也。

■帝載歌

日月有常，星辰有行，四時順經，萬姓允誠。於予論樂，配天之靈，遷于賢善，莫不咸聽。冀乎鼓之，軒乎舞之，菁華已竭，褰裳去之。

行音杭，軌也，行列也。允，信也。誠，實也。冀音瞳，鼓聲。軒乎，舞貌。軒，高也。褰裳，揭衣也。末二句，謂己菁華已竭，將禪位於禹也。

■南風歌

家語舜彈五絃之琴，歌南風之詩，其詩曰：

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^叶兮！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

薰，和煦也。解，猶消也。愠，本音蘊，此讀云，恨也。阜，多也。

■禹玉牒辭

祝融司方發其英，沐日浴月百寶生。

竟似歌行中名語，開後人奇警一派。

通鑑前編顓頊氏之孫黎爲火正，曰祝融。虞翻曰：祝，大也；融，明也。

■夏后鑄鼎繇

困學紀聞云：太卜三兆，其繇皆千有二百，夏后鑄鼎繇云云：

逢逢白雲，一南一北，一西一東，九鼎既成，遷于三國。

北與國爲額，而以一西一東句開之，章法甚奇。

逢逢同蓬蓬，盛貌。

九鼎，禹收九牧之金，鑄九鼎，象九州。成湯二十七年，遷於商邑。

商銘

見國語。

嗷嗷之德，不足就也；不可以矜，而祇取憂也。嗷嗷之食，不足狃也；不能爲膏，而祇離咎也。

嗷，小貌。○轉以矜屑食先，此古人章法。

就成也。矜，尙也。祇，音支，適也。狃，狎也。膏，滋養也。離音麗，遇也，遭也。咎音舅，愆也，過也。

麥秀歌

史記箕子朝周，過故殷墟，感宮室毀壞，生禾黍，箕子傷之，欲哭則不可，欲泣爲其近婦人，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。

麥秀漸漸兮，禾黍油油！彼狡童兮，不與我好兮！

漸音尖，漸漸，麥芒之狀。油油，光悅貌。狡童，謂紂也。

采薇歌

史記武王已平殷亂，天下宗周，伯夷叔齊恥之，義不食周粟，采薇首陽山，餓且死，作歌。

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！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！神農虞夏，忽焉沒兮！吾適安歸矣！